

拾瓷片

胡 铭

夏季，瘦西湖显得格外“瘦”。

1971年，父亲带我去扬州，那是一座典雅精致的城市。父亲老友施学勤先生陪同我们游览著名景点瘦西湖，我们上了一艘色彩陈旧的小船，木桨轻轻拍水，小船晃晃悠悠的，像在寻找昔日的过往。

当时的瘦西湖还没成规模，旁边正在开发，沉睡的泥土也被翻了个身。父亲扫了一眼，对我说：“明天再来。”

第二天我们步入湖边的废墟上。正在我纳闷之际，父亲说：“你帮我拾瓷片。”行，这活儿简单，瓷片我在家里经常见到的。这里的残片大小不一，色彩各异，更有不同的时代印记。我和父亲各居一方，弯腰仔细搜寻，捡起一块块瓷片，也捡起了被人遗忘的故事。就在那时，从父亲口中我知道了唐宋元明清，知道了官窑和民窑，也知道了纹饰、款识等专业名词。古陶瓷研究是门学问，我哪里懂的，连崇祯、康熙是什么都不晓得，不过我拾一片，便问一次。

“这是清代的吗？”我举着一大块碗底问，父亲说：“是民国的。”我学着父亲的样子继续翻找，又发现一片，我大胆地讲：“明代的。”父亲笑着点点头。突然有个鲜亮的蓝色图案映在眼前，我扒拾起来，觉得太小，给父亲看了一下后，抬手抛去。“别扔！”父亲的话刚说出口，那枚瓷片已钻向湖中，画出一个圆圈。“那是元青花。”父亲遗憾地说，只差没跺脚了。

我们提了满满一袋子战利品，这些瓷片在别人看来似乎就是垃圾，但在父亲眼里却是宝贝。父亲早年在南京就读时曾受陈万里《瓷器与浙江》一书的影响，对古陶瓷蒙生兴趣，哪里有工地，哪里就有他的身影。一块块残瓷碎片，携着一段段历史印迹，重见天日。有幸的是，1960年代父亲拜南京博物院王志敏先生为师，专攻陶瓷。王老是中国青花瓷研究泰斗，有着一双火眼金睛。

这是父亲第一次带我拾瓷片，后来的日子里，他又时常领我去，直到我上高中为止，他怕影响我的学习。

江边的自来水厂正在挖掘施工，父亲得知消息，立马喊我一道过去。好一大块地，工人们有的挖土，有的抬土，干得正欢，全然不顾我们的到来。一场大雨刚刚消停，地面泥泞，父亲和我穿着胶靴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仿佛走进历史的隧道，走进陶瓷的世界。这儿的瓷片真多，可以很好地挑选。一块瓷片，一个缩影，不说话，却闪着光，它也在期待一个能沟通的人。

陶瓷是个统称，先有陶，再有瓷，其残片系瓶、罐、碗等器皿破碎所致，丢弃在地上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渐渐被埋入地下，越陷越深，埋藏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。

父亲自己拾，也发动家人、学生捡拾，就这样，收集的瓷片越来越多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当场砸碎一只饭碗，把地上的残片捧起来递给父亲：“这个给你研究。”父亲哭笑不得：“傻儿子，我要的是古代瓷片。”



咏夏 周文静 摄

瓷片拾回来以后，还要清洗，家里的大盆、小盆和刷子全都派上了用场。父亲将一些没用的瓷片扔掉，留下来的按朝代予以分类，最后再将罕见的佳品挑选出来，单独摆放，有的用盒子装好，有的用宣纸包好。

残缺的碎瓷不能还原成完整器皿，无妨，以小窥大，研究价值永远不会泯灭。父亲拾瓷片几十年，连他自己当初都不会想到，这一拾，居然把他推到了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的讲台上，推到了安徽大学的讲台上。尤其是连续五年的扬州讲学，面对全国老中青文物专家和考古工作者，他讲授的《中国青花瓷概论》《明代“空白点”瓷辨识》大受褒奖。那时他才四十多岁，授课时还随身携带了好几箱沉甸甸的瓷片。父亲对瓷器的精研重在青花，更对“空白点”瓷有所造诣。所谓“空白点”，是指明代正统、景泰、天顺三个时期的器物不记年款，特征模糊，常常不被人们所识，遂有此称。

鉴别真伪和准确断代是个绝活，这里就不说瓷器鉴定的细节了，也不是我这个门外汉所能表达清楚的，总之与造型、质地、花纹、釉色、胎底、款识等有关。存世文物毕竟有限，对瓷片的研究便是一个极好的途经，只是当时很多人不屑于此而已。

无论是以前的小房子，还是后来的大房子，父亲总是腾出地来，一箱箱瓷片摆放有序。他常说：“我没有万元存款，但拥有万枚瓷片，我照样是个富人。”这也不算富人？后来我才明白这个“富”的真正含义。父亲将自己书房斋号取名“玉瓷斋”，盖因于此。

时光流逝。如今残瓷片已非常难寻，也很少有人再费心去干这事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瓷片居然也会成为收藏品种中的一员。

父亲走了，他捡拾的瓷片依然存放在那里，静静地，没有声音。

最好的朋友

李 晓

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，贯穿了李白与高适的命运交集。两个人的性格其实截然不同，李白狂放，高适隐忍。高适对李白还有一点幽怨。影片中高适反问了自己一句：“李白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是吗？”

常常在一些场合里，特别是当男人们在酒宴上喝到高潮时，有人对我搂抱倾诉：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我真的是吗？

记得有天夜里我睡不着，天空中也沒星星和月亮可以望一望，于是找人喝了一场酒，一个交往了几年的男人大约是喝高了，熊抱住我的腰说：“这辈子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！”来自深夜里的这股暖流，把我感动透了，一时恨不得把家里银行存折的密码都告诉他，有终身托付的意思。

但这个场景很快让我受伤。在不久后的一次酒席上，这个男人喝了酒后，同样深情款款地抱住另一个男人倾诉衷肠：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！”有时候就陷入迷茫，在我们的交往中，真有最好的朋友么？

有一部加拿大电影，就叫《最好的朋友》，里面有一个中年男人，他叫弗兰考伊斯，是一个成功的中年古董商人，他对古董的感情，胜过任何人。但他却陷入了友情的荒漠，几乎人人都讨厌这个贪得无厌的人。在一次古董拍卖会上，他竞拍到了一个花瓶。他打算用这个花瓶来收藏一个最好朋友的灵魂。但人们纷纷嘲笑他，你这种人，哪有什么最好的朋友。于是，弗兰考伊斯兜兜转转，去寻找他那最好的朋友。寻找了好大一圈儿，都没有他最好的朋友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，人与人之间，都是孤独的。但他仍不放弃，最后去寻找他大学时代的同学，等这个不速之客反复提醒后，大学同学才恍然记起他来，弗兰考伊斯激动不已，他说，这最珍贵的花瓶，我准备用来收藏最好朋友的灵魂。那位大学同学摇摇头说，你不是我的朋友，你这个傲慢自私冷酷的人，完全以自我为中心。弗兰考伊斯听了那话，泪流满面回家，他绝望了，抱起花瓶砸得粉碎。

我结交了一个二十多年的朋友，就是朱三哥，有天他对我说：“你是我最信任的朋友！”自从朱三哥把我说成是他最信任的朋友以后，我和他的交往，就有些如履薄冰的感觉。我总觉得，哪天要是我突然情绪发作，把他告诉给我的一些隐秘不小心说了出去，我该如何担当这最信任朋友的身份。

在古代，似乎有一对最好的朋友，就是春秋时代的俞伯牙与钟子期，伯牙用古琴演奏高山流水，山色空渺中，子期坐在一旁，相隔流水的距离，闭目倾听，成了伯牙的心灵知己，这就是千古知音的传说。所以说到心有灵犀的朋友，不需要滔滔不绝，声嘶力竭，往往就是一个眼神，或者就是一种电波一样的感应，一种磁场的吸引。但彼此之间的距离，依然隔着流水，隔着海潮。

人与人，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世上连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，也就没有两个绝对相同的人。每个人，都是这世界汪洋中的一座个体岛屿。一个人对我说过，他和所有人的交往，最终是为了自己灵魂的需要。但灵魂绝对是独立的，你不要被它有时表现出的软弱妥协和趋炎附势的样子迷惑了，灵魂是离人最远和最近的神秘体，它是不是像一个美国科学家说的那样，有21克重，谁也不知道。

美好朋友之间的交往，有时就是沙漠中的泉眼，让孤独的你，看到遥遥山峰上的雪，茫茫大漠中的水。朋友之间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，才有生存的空间。我写过一篇文章，叫《恐怖的手机》，就是说一个手机，把一个人的脑电图，把你所有真实的心理活动、潜意识都一丝不留地发送到对方大脑里，那将是非常尴尬的。朋友之间，也没必要一览无遗，说不定那倒是索然无趣的。这世上的一些甘苦冷暖，有时还得由你独自去感受。

所以我认为，朋友之间，在天空，就如茫茫天宇里的两颗星星，不一定是挨得最近，只是彼此之间，能够接收到对方发送出闪烁的那一缕星光。在大地，则如浩瀚大海之间，彼此凝望的岛屿。

